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〔第八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第八冊

〔清〕查繼佐 著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罪惟錄列傳卷之二十七

藝術列傳總論

古六藝，禮樂最要，已入志中。洪武三年，詔會試中式十日後，各面試騎射書算與律，是六藝浮而爲七。而久之漸忘十日之試，在入官者無不讀律，而射御兩事偏屬武科，屈首孔孟者不與。且書算但職之庶人之在官者。嗟！身通六藝，雖號爲大儒，亦鮮能兼之矣，又況操縵之學失傳，諸生入膠庠，且老死不一親琴瑟，然則禮樂亦誰克嫻之也？由上不以爲制。風詩實治亂正變關係，乃事隸太常，習之者爲朝天觀道士，而教坊亦得入贊□□士之掩耳而不聞哉。後世書法亦不由制，惟民之□□□□而書之價乃與畫等，極其法者最難。明書二宋擅代，盧熊與夏繼之，徐武功、吳文定、劉太僕頗有淵源，而祝允明、王寵、文徵明亦見筆性。顧近者偶一觀記，時遠輒湮。畫自山龍藻火華蟲等皆取諸象，在夏時之鑄於鼎者，畫之始也。然而畫又通於書，如蝌蚪雲鳥龜龍以象形畫也，以象形書也。總之，觀天察地，周覽百物，而二者已具。但以用法不同，岐而爲二。按水墨一家，其運筆與草書相近，精其義者知之，總近自然，爲六藝之祖歟？而吾以畫亦通於文，有本旨，有局勢，有格，有體，有氣，有情，文一筆不能增減，

其可增減一筆，皆非畫也。而各有其家，亦如經史子集之殊。黃子久、趙原、張觀、沈周、杜瓊、史公瑾、戴文進，其選也。外此諸藝，細矣，疑矣。而最古，爰以助稼穡之教，補泄陰陽，甯治天札，爲人倫所必不可少者，莫如醫。

藝術列傳

沈度 徐子仁 謝子象

沈度，字民則，直隸華亭人。少力學，善篆隸諸體。洪武中，都邑交舉，不就，坐累謫雲南。岷王禮聘之，屢進直言於王，多裨益。永樂編修楊溥以度名上，擢翰林典籍。一時翰林工書法，如解縉之眞行草，胡廣之行草，滕用亨之篆八分，王汝玉、梁用行之眞，楊文遇之行，皆知名當世。而上獨喜縉、廣及度。度書婉麗飄逸，雍容矩度，八分尤高古。上賜度二品金織衣，新制象笏，鏤度名氏，塗黃金予之。度弟燾與其子藻皆善書，並官近侍。仁宣□□□□林院學士，年踰七十，乞致仕，不許。度爲人孝友□□□□附貴□□□上盡誠悃，喜載籍古彝鼎，閉戶焚香賦詩，雜列花卉奇石。而燾端厚謙抑，好獎予後進，館閣稱二沈云。孝宗善書，雅愛度，訪得其四世孫世隆，授中書舍人，直內閣。

徐子仁，南直江甯人，年十四，補弟子員，任放，遭黜落，由是博極羣書。自前元趙孟頫亡，書學遂微，篆法尤多失正，至周伯溫始復振之，本朝李東陽遠續其緒。子仁所爲，早尙雄麗，晚益朴古拔俗，綽登

神品。餘若真行，皆入精妙。碑板書師顏柳楷法，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，並絕海內。日本使臣購得之，爲什襲去。武宗南巡，召見行宮，兩幸其宅。子仁故長髯，上手剪之，以爲拂子。因自號髯□，築園於城東樂之。善製小令，能自度曲，棋酒之次，嘗令伶童侍女傳其新聲焉。同時謝子象，亦爲諸生，久不遂，棄去，自號野全子。子象亦美鬚髯，行九，人號髯九翁。子象氣局儁朗，才情綺麗，對客高談，如倒囊櫝。兄弟四人，各善書畫。有子少南，嘉靖間以御史改翰林司直。

論曰：書法通顯，亦有運在。三子於初造，鮮稱述，遺積不爲達古之家所什襲，豈以其得奉內召爲增價乎？詹孟舉故能大書朝額，蓋用筆法各有不同，稱□得之，非能口傳。嗟！顏王亦或互爲□□□□之，則□□□哉！相傳墨匠陳宗淵者，爲越剛中□□□□□□預□□□人不敢儕二十八人，日跪階下，臨義獻楊逼真，上爲絕倒，與中書同事落其匠籍。善山水，兼寫神，久以刑部主事致仕。

宋克 宋昌裔 詹孟舉 胡廷鉉 夏景 兄曷

宋克，字仲溫，長洲人。饒英分，以武力自喜。好擊劍，將北走中原，從豪傑馳逐。會僞吳盤踞，度其無成，不爲所用。然俠性在，好折人過，爲黨里所異。於是閉戶讀書，臨摹晉魏諸墨榻窮晝夜不廢。遂精其藝，真行章草兼通。所傳《七姬志》，論者謂天授，非人工。時又有宋昌裔者，工力不減克，□□見精媚。時詹孟舉與胡廷鉉同書千文，上以胡勝于詹，令書皇陵碑。

夏景，字仲昭，崑山人，以經義舉博士弟子。永樂中，選庶吉士，獨蒙嘉可，改中書舍人，詩文書法皆臻

妙境。命書宮殿榜額，眷賚特厚，賜第予告，且賜□□□□考功□□守瑞州，入爲太常少卿，畫竹石師王紱，外彝亦聞其□□購之。或曰畫更長於書也。景旣知遇，上問所從學書，以曷對，爲景兄，遂驛召試之。上頗稱善，留景同官，世遂稱大小中書。

論曰：自史頡創體，至秦漢代有改作，而古今之變微焉。夫禮樂制度，無不由質而文，而書獨自繁而簡。篆籀莊重極矣，隋以前隸特行，唐以後專尙楷，雖鍾張二王兼善諸體，而便於操觚，無踰行草法，故日趨簡易。何則？古情樸，貴祇行；後事繁，急稱手，所爲趨便也。二宋、二夏，後世敦古之家。

倪瓚 張觀 王紱 黃子久 載進 吳偉 呂紀 沈周 郭詡

倪瓚，字元鎮，南直無錫人。強學好修，性雅潔，輕財，談言絕人。築清閬閣，藏書萬卷，充彝鼎名琴於左右。位置木石，蔚然深秀，更自號雲林。以餘興發揮於縑素，特倡平遠一家。界地有餘，望之清絕。吳士誠欲鈎致之，匿漁舟，爲邏者所得，奇計脫。晚益恬退，屏慮釋累，足跡不涉貴人之門，清而不污，混迹編氓，沉湛免禍。洪武甲寅卒。

張觀，嘉定人，師事夏圭、馬遠，與盛昭、吳仲圭交，能盡得其法。却好遊，見名山水，神取之。又善鑒古，所辨三代法物如援契，嘗徙居華高。又趙原，詔中書圖往賢□□□□原應□□□見法。

王紱，字孟端，號友石，又稱九龍□□□介絕俗□□公行金求畫，謝不與。月夜聞鄰笛，乘興畫竹。訪遺笛者，其人乃大賈，喜甚，詒絳綺答謝，更求一畫。紱請原畫，手裂壞之，却其幣。有詩集行世。王世

貞稱其畫竹爲國朝第一。

黃子久，南直吳人，資故絕人，談儒墨黃老，以口辯屈人。負書而遊，見學士大人多凌忽，伐其技能，致中怒，以罪錮之。後逃去，爲黃冠，稱大痴，往來吳越間，授教弟子。其畫長於山水，得淡趣。初學董巨源，已乃稍變之。有《畫訣》傳世。

戴進，字文進，浙江錢塘人。初爲銀工，鏤刻至妙，已棄去爲畫。臨摹精博，而意趣包涵，一落筆俱入神品，爲本朝畫流第一。宣德中，一時待詔有謝廷循、倪端、石銳、李石，皆知名。進被召，呈所畫仁智殿，有《秋江獨釣圖》，爲釣者着紅臨流。廷循妬進，奏曰：「紅，品官服色，不宜野用。」上遂揮去，放歸，以窮死。死後而人始重之。大梁人張路者，學其法。顧進於神鬼佛像尤多，而路繪人物，兼有吳偉焉。進門人方鉞，學進畫已造閫域，惜其早卒，評者謂戴門顏子。其後復有仁和沈仕，善花卉山水，稱名品。仕，刑部侍郎銳之子，疏放不治生，能詩。

吳偉，字次公，湖廣江夏人。少孤貧，與趙甲行野，遇道士，目異之，與期東門大石上，夜□語，□□後期，□□道士後至，刺大石出泉，清冽，飲之曰□□□以技名□□遂別不復見。偉後學畫，專十二科山水人物，蒼勁入神品。成化中，召爲錦衣鎮撫，待詔仁智殿。偉好劇飲佐妓，或經旬不飯。人欲得其真跡，載酒與妓，則伸楮落筆，不知何人所須也。偶醉中被詔，中官扶掖踉蹌行殿中，上命作《松泉圖》，偉跪翻墨汁，信手塗成。上嘆曰：「真仙筆也。」偉戇直，有氣岸，非其人，雖薦請不應。即素暱，一言不合，輒投硯起。其出入掖庭，奴視中貴人，求畫多不與。於是中貴人數短之，無何，放歸。弘治中，召見便

殿，授錦衣百戶，賜印章曰畫狀元，留第西街。疾歸，居金陵。武宗即位，復召之，中道□酒，卒。而趙甲者，畫神鬼像甚靈異，著名楚中。

呂紀，浙江鄞人，專攻翎毛，間作山水人物，勵志漢唐以來名筆，兼集衆長。弘治中，應例入御用監，益造精詣。孝宗朝，以傳奉陞至錦衣衛指揮。應詔時，多立意進規。上曰：「工執藝以諫，呂紀有之。」時有邊景昭與紀齊名，世稱邊呂。景昭，浙西人。而廣東林良者，亦善翎毛花卉，官錦衣衛指揮。

沈周，字啓南，號石田，南直長州人。父恆吉，恆吉兄貞吉，咸負才名，以父孟淵永樂中被徵不就，故二子咸匿自好。周精繪事，志尚高邈，所蓄僮僕悉通文史，爲文追左丘，詩宗蘇白，兼有陸務觀之體。書法黃庭堅，而畫得之於天然，率□□□或草草點綴，□意態橫生。父卒，棄諸生養母。有曹太守者，新構行署，致諸工藻繪之，亦及周。周不辭。或曰謁貴游可免，周曰：「往役，義也，求免而往，則賤耳。」無何，太守入覲，銓曹問太守：「沈先生無恙乎？」太守不知何指，姑唯唯。已見閣下東陽，曰：「君挾沈先生畫來耶？」愕不能答。時吳寬方爲少宰，太守倉皇走謁，微問誰爲沈先生者。寬具語周悉。太守曰：「可奈何？」寬曰：「沈先生畫，僕有之，公代爲緘致，曰沈先生病，不能加寒溫也。」太守抵吳，未至郡齋，先謁周，一見似曾識面，周曰：「某曾陪諸工丹青貴署矣。」太守慚謝。

郭詡，江西泰和人也，自號清狂。少從事學官弟子業，忽廢冊嘆曰：「循咫尺之義市榮當世，負志者不爲。」遂去，體極其能於繪事，遍歷名山，曰：「此真畫譜。極人心思，豈能追天地之變如是！」手摹成畫，畫已，題詩。同時江夏吳偉、北海杜堇、姑蘇沈周俱以畫名，莫不引頸願交。天下購清狂墨本，本百金。

有貴人欲強詡爲之，詡目數屋樑，不對。盛儀就索，跳號去。弘治中，應詔京師。達官長者各誠舍長：「清狂至，無留門。」詡雖難酒，驩其人竟酒至，醉輒呼紙揮灑，不望報也。甯康王、荆和王好學術，致賓客，詡見王，紋縠深衣，鈎旁綴纈，紵繫靛青，縑垂兩綬如綬，冠青絹冠，左右有綴緣，其下似側注，步搖機，足著營首絲履，伏班杖。王望見之，儼如異人，奉百金爲飲食具，輒散與昆弟□□□□學少年踴躍鬪奕走馬豢猿之戲。甯王宸濠召與語，辭故托拙業，以微罪行，往依都御史王守仁，題詩以見志。守仁與符牒，令辟耳目他游。遂間道武昌，或僱弱船，縱跡德安等處。宸濠反，其黨或言，郭詡慷慨可借軀，得詡勝一敵國矣。遂使人好語跡之，令曰：「如違梗，則縱殺之，勿留與他人也。」久不可得。守仁嘆曰：「鴻鵠橫絕，非斯人耶！」其時燕人葉元靜者，被庶子服，亦能貴其藝。其遁跡類詡。

論曰：繪事，丹青其心耳，而不得其心者不傳。余偶從此求心，乃悟天下皆畫實，無畫空者。心之在實者不變，其在空者變不可窮也。夏景以下諸子，以隱，以傲，以妬，以肆，以規，以堅，以俠，皆可成名，而特不可無其心。其外蔣子成、商喜、馬載、陳暹、季昭、鍾欽禮、王諤、朱端、杜古、周東村、馬友、吳仲圭、王叔明，咸有時名。獨疑吳小仙肖僊縱筆入化，乃爲畫家所擯，不知何解？至於唐六如、文衡山、陳白陽諸家，以宏文高寄，偶涉小卉，輒以爲其家，非其義矣。時奕棋國手稱江陰相子先、鄞人樓得達，並得應召。然得達又累勝子先。又周玄素者，洪武中以能畫被召，令畫《天下名山圖》於壁，對曰：「臣未嘗遍歷九州，唯皇上示其大略。」遂縱橫筆下。既畢事，伏謝曰：「天下江山已定指掌間，不可動搖。」上悅。

金忠

金忠者，浙之鄞人也。性慷慨，負義氣，補兄戍趙州，賣卜益精，多奇中。燕王起兵北平，忠布衣田冠，奉元龜，上謁典儀云：「浙東奇士金忠，願見陛下說兵事。」王召見，忠叩首言：「殿下太平天子。」且曰：「舉大事人才爲急。」王命卜之，大吉，立授署紀善，日侍帷幄，贊理戎務，尋陞長史，入國，歷兵部尙書。上欲建儲，洪國公丘福、駙馬王甯素善皇次子，盛言高煦扈從功。忠獨力爭不可，遂就上前歷數古昔適孽事以對，上心是之。異日，密以質學士解縉、黃淮，皆如忠言。已而皇世子既立爲太子，上遂屬忠爲東宮輔導官，令兼詹事府詹事。上北巡，留忠與蹇義、黃淮、楊士奇輔太子監國。是後宮僚往往爲高煦所譖，輒逮繫。上密令忠密察，忠每頓首再三，白無是。忠愼密不泄，上故專信任之，諸所獲全者多，人亦不知也。公事輒推同官，使展其能，有缺誤引爲己過，不遺善，不念舊惡。太子卽位，忠已卒，追贈少師，諡忠襄。以其子達尙幼，爲翰林檢討，後歷至長蘆運使。

論曰：忠歷數古適孽事，蓋不俟元龜而決，人謀奪鬼。夫不諳古事，而能決策者乎？古人告今人。相傳袁洪相忠：「某時有三日至尊之分。」及燕兵抵金川，文皇令忠以其所御冠服代攝門外，防不測，至入朝而解。

袁珙 子忠徹

袁珙，字廷玉，浙江鄞縣人。高祖鏞，宋末進士。元兵壓境，鏞不屈，死烈火中，其家十七人咸沉水。珙少遊海上，遇異僧吉別崖於洛伽山，授以相人術，布黑赤豆暗處，令仰視日至眩，俯辨之，或懸五色絲縷，隔窗映月，測之，皆不惑，曰：「可教也。」占者必五鼓□對，視其氣色，并參以生辰。久之，更能察人心志，百無失。珙於九流百氏，莫不涉究。好爲詩歌，酒酣擊缶，仰天豪吟。所居前後多樹柳，自號柳莊。洪武末，偶出市，見一婦人乳女子榜廊，哭甚哀，問之，曰：「夫當戍趙州。」因跡其夫，爲韓嶺金世忠也，業卜，卜不售，補兄戍，狼狽。珙步勘之，驚曰：「子尙書骨相，勿憂。」世忠曰：「卽恐道死耳，乃望此！」珙爲代償酒貲，貸粟二斗資之行，曰：「異日毋相忘。」世忠去戍所，而卜大行，從燕王得國，起爲尙書，別有傳。珙初遇僧道衍於嵩山寺，曰：「和尚目三角，顴白，形如病虎，性嗜殺，他日劉秉忠之流也。」衍笑自負。後衍從燕諷經，語王：「臣有所善相者袁珙，且與俱來。」王曰善。珙就外舍，王爲衛士服，陪貌如王十餘人。珙一見王，伏地不起，屏左右曰：「太平天子也。」臣遊燕市，諸將相肩接，則皆以大王故。」王恐語泄，陽以罪遣珙，至通州，令唐泰械至京，尋釋之。又令太醫院戴原禮盡取其書以進，密召入邸。珙曰：「大王鬚髯長過腹，臣言驗也。」王昂首曰：「何如？」珙曰：「勿昂首是矣，須之。」至壬午六月，王卽眞，命千戶張勇、典膳徐福驛召之，授太常丞，進正卿。子忠徹，鴻臚寺序班。旣營北京，父子護從出入禁庭。立儲之議，帝意有所屬者累年，使珙相仁宗，伏對曰：「人主也。」相宣宗，曰：「天子萬年。」於是無所有廢立。及卒，姚少師奉命撰志銘，諸不悉，但云事具九靈山戴良傳。最後，弇洲王世貞偶得戴傳於市，見所序跋諸公爲蘇平仲、唐愚士、王連善、曾子啓、胡若思輩，皆知名。忠徹初在燕王府，燕王宴北

平諸文武，使忠徹執壺觀之，宴畢，密對曰：「都督宋忠，面方五大，身短氣昏；工部侍郎張曷，面方五小，行步如蛇；都指揮謝貴，臃腫早肥而氣短；都督僉事耿璣，顴骨插鬢，色如飛火；左僉都御史景清，身短聲雄，皆不令終。」其後永樂中，人言楚王子重瞳者，密遣觀之，還奏無他異。從征北鹵，所言皆驗。仁宗爲太子時，忠徹爲太常寺丞，言太子薄福。及卽位，怒，欲誅之。忠徹懇使者稍緩二十日。時夏原吉爲力諫，繫至臨清，遇遺詔，免。宣廟中，語上：「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。」果報漢王反。其他游公卿間占論，往往不可殫述。珙有孝行，性忼直，能輔人以義。忠徹性險陂，相羣臣，意所不合者，多及其短。正統中，坐矜傲下獄，出，仕終尙寶卿，年八十餘。

論曰：廷玉以相術定策，能奪帝隱，與洪武中劉三吾、解縉同功。子忠徹執壺之視，又爲造燕第一功，所謂知彼是也。但所著《人象大成》書，未見行世。

戴原禮 周漢卿 汪機 蕭甲 葛林 陶華 吳傑 鶴筆道人

戴原禮，浙江浦江人，諸生，學於丹溪朱震亨，醫奇効。燕王病瘕，初使韓公懋治之，輒愈輒發，曰：「臣技殫矣，請問原禮。」原禮問王何嗜？「嗜生芹。」原禮爲暴下之，皆細蝗也。嘗愈晉王病，曰：「復發不可治。」果薨。太祖病大漸，罪諸醫，獨云及原禮，曰：「仁義人也。」王六庵賓得其術，傳於盛啓東。

周漢卿，浙江松陽人，以醫名。武城男子病胃，奮擲乞死不得。爲納藥其鼻竅，俄吐出赤蟲寸餘，口眼咸具。東白婦妊十四月不產，曰：「中妖。」下之，有物似金魚。永康童腹疾，疴癢行，爲刺其腹間□氣，

氣如臂梗，已則魄然鳴，疾愈。長山嫗遽驚疾，初發，手足顫掉，羸裸奔走，或歌或牽曳如舞木，爲刺其十指揣，出血愈。烏傷陳氏子，腹有虫，捫之如罌，或以爲奔豚，或以爲癥瘕，漢卿曰：「腸癌也。」用燔針如筴者刺之。諸暨黃生背曲，須杖行，醫以風治之。漢卿曰：「血瘕也。」爲刺兩足崑崙穴，頃之，投杖去。而同術倪維德、盛寅、蔣用文，皆知名。維德著書曰《原機》，《原機》本之《陰符經》，曰心生於物，而死於物，機在目也。吳人王賓，竊戴原禮之書，傳之盛寅，侍成祖，嘗以醫諫。及侍仁宗，亦隨時獻規，曰：「清心寡欲，以強聖治。」賓列逸運，其以醫遜世者乎？學以活人，尙非其意，活己實切。達人情，悟物理，諳天道，未易言也。

汪機，南直祁門人，世醫。一人癘發，晨見黃狗走前，則昏仆地。機曰：「早晨陽分，狗陽物，黃土色，胃屬羊，土虛，爲木火所乘矣。諸脈皆屬目，故目擊異物。」用實胃瀉肝之藥而平。

蕭甲，失其名，浙江錢塘人，常待一遊僧厚，僧以所畫牡丹爲別，久藏之。偶出視，花瓣中有極渺字，的視乃見，皆古醫方也。按方治之，有奇驗。後又聚藥煉爲丹，俄見爐上有花絢爛，丹成如黍珠，用以活人，雖瀕死可救。

葛林，字茂衛，浙江錢塘人，充太醫院官，愈武廟褓中。少師楊公子，當暑而驚眩，氣絕，且移木矣，林曰：「無傷，亟出外。」兒已噤，不能劑。林曰：「其劑所恃者天上雲耳，雲生而淒淒欲雨，陰氣舒而陽氣洽，吾以清利物煮水而蒸於下，其痊乎？」如法而愈。

陶華，字尙文，浙江餘杭人，治病有奇效。或病食羊肉，寒結氣縮且盡，門人請方，尙文曰：「可服砒錢

許。門人駭，不用。尙文曰：「羊血能解砒，反用當愈。」果然。

吳傑，字士奇，直隸武進人，世醫，兼通青烏書，風角雲起占經、李虛中子平之術、金丹內外秘訣，然竟以醫至大官。侍武宗，每愈一病，輒進一官，爲太醫院判。固讓進秩，三年而受院使。上欲以禁衛銜傑，賜蟒衣，謝不受。上南巡，傑以醫諫，繼之以泣。上怒叱之，自是不得從行。上還，道病，次臨清，夢見傑，立召之。見上泣，上亦泣。時江彬力請上復幸宣府，而傑診上脈，密言諸大闢曰：「察上疾，幸可還內耳。至宣府，脫不諱，吾與若輩死有葬地乎？」聞然之，乘間曲說，上意動。而彬數從傑覘上病狀，卽詭言曰：「萬壽無疆，霍然起矣。」駕還京，上崩，彬坐誅。傑有子希孟，仕給事中。時李玉善用針灸，號神針李。鶴肇道人，不言姓名，戴華陽巾，披鶴氅，過嵯縣長樂鄉。有錢遵道者，病噎不治，道人請刳腹治之。其家人念不刳亦死，試爲之，果割膚七八寸，出疾涎數碗。遵道昏無所知，旣縫綴，膏傳割處。遵道漸甦，四五日差，噎亦愈。道人不受謝去。

論曰：觀察不博不精，是以人命試也。蒸雲下魚，煮水吞礪，豈有所傳？得之不傳，其傳者猶粗也。洞垣幻非真也，誰醫曾眼見人臟腑之故乎？而況剛柔燥濕，智愚動靜，其臟腑不能一律。

王履 盛寅 劉溥 錢瑛 王時勉

王履，字安道，崑山人，學醫於朱彥修，謂漢張仲景之論猶未盡其變，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增減，名曰《湖洄論》，所著上參天文，下極地理人事。嘗遊華山，爲圖四十餘，圖係以詩。若醫其所究通，後世不

能及。

盛寅，字啓東，吳江人。其察脈，學於王光庵。永樂中，有奄久病蠱不治，逾時□侍，上見之驚。具言寅所活，被召，官尙醫。時有白黑二猿，上愛之。已一猿病，使寅治。寅視猿脈，奏不可爲，上怒，與病猿並琅當之，猿死寅死。寅日夜泣，候猿脈，曰：「寅不視明日矣。」猿夜亥死，上乃赦寅。宣德中，應制賦詩。嘗與從官奕禁中，上適至，令畢奕，且賦奕詩，上親和以賜，當夢人贈以椒。寅自此益刻勵。弟宏，又劉敏、李思勉，俱以傳。

劉溥者，其父觀，永樂中爲尙醫。溥益精父學，薦太醫院。己巳之後，徐武功數引與謀，溥請速離曹、石。已視武功面曰：「公旦夕且有不測。」果被逮。溥雖暱於武功，而能滑稽取客，故不及。溥善吟，有《草窗集》。

錢瑛，宣德中召尙醫，掌嬰兒科。有兒生九月，悸而啼，而汗，諸醫不知所爲。瑛令坐地弄之以水，輒愈。問其故，曰：「兒在懷，春氣作，衣帷障之，無以泄宣，得水而解，近土以平其藏，故不煩藥。」

王時勉，名敏仲，光孫也。偶燕集，座有伎，初無病，敏見其色赭而青，曰：「此火亢金，不可以夏。」果死。有某巡撫，診得其僻，曰：「肝脈深下，計五日病發。」果如期歿。

論曰：自王履以下，皆吳醫也。醫之數深矣，論所謂如迎浮雲，不可得而窮。聖人欲生民，猶明白易解，而不欲死民，則微之又微，作君作師所不預也，稱述不能盡。如余所得姚籃兒者，比之隔垣，更似有奇授。茲但以尙醫，故列之。相傳寅對奕爲韓叔暘。奕詩二語頗工，中聯有曰：「不材未解神仙

著，猶幸親承聖主看。」性慷慨，敢直言。太宗嘗語白溝河之捷，寅曰：「天命在躬。」又語及雪應在有年，寅曰：「瑞不宜多。」叔暘曰：「非寬仁，吾等失言死矣。」

荆祥 徐杲

荆祥，木工也，自永樂中營建北京，正統中重建三殿，天順中作裕陵，歷官工部左侍郎，俸從一品，贈三代，蔭二子，年八十四。時營繕郎中蔡信爲部右侍郎，餘爲所正、所副、所丞有差。

徐杲，嘉靖中工部匠籍也。爲匠作，惰匠事，工師逐之，逃之野。遇道人，問所由，曰：「子可教。」語之曰：「能作一室九十九柱乎？」杲竚思彌日，不能得。因教杲結構法，曰：「作此足汝終身矣。」嘉靖末年，三殿災，上欲用九十九柱，以符陽數，杲應詔，卽以道士所授。殿成，官工部尙書，支正一品俸，錄其子錦衣衛指揮僉事。四十四年，洪應殿成，杲乞其子文燦世襲，許之。

論曰：天方國禮拜寺，爲柱四百六十有七，前九十有九，後一百有一，左一百三十有二，右一百三十有五。道人想遊西洋，得禮拜前柱法，而足以世徐杲，然安知帝必九十九責諸工也。從陽數，或殿未災如是，或殿以此數而極，稱上工。

仝寅 張崙

仝寅，山西安邑人，誓而警，學京房易占，多奇中。正統間，隨父□指揮大同。英宗北狩，鎮守太監裴當

問寅筮，得乾之初九，曰：「大吉，是謂乾之巽。乾君象，龍變化之物也，四初之應也。龍潛躍必以秋，應以壬午。浹歲而更，更者庚也。庚午中秋，車駕乃旋，則必幽，勿用故也，或躍應焉。或者，疑之也。後七八年必復辟。午火旺，丁壬合也。歲丁丑，月壬寅，日壬子，其合乎？歲更九躍，則必飛。九者究也，乾之用也。南面，子午衝也，必正南面，故曰大吉。」既也先入寇，寅在石亨幕下，召之筮，曰：「吉，幽無能也。」踰年也先欲奉上皇還，廷議莫敢發。寅謂亨曰：「幽送我不迎，逆天。」上皇居南宮，錦衣衛指揮盧忠上變告，景帝怒，殺中官阮浪，猶窮治不已。忠冀大得志，請寅筮，寅叱咤曰：「是大凶兆，死不足贖。」忠懼而佯狂。上皇復辟，忠坐誅，授寅錦衣衛百戶，辭，不許。

張崙，浙江仁和人，五歲喪明，精通卜筮。甯庶人作亂，鎮守太監畢真欲以浙江內應。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，得解之象，歛櫝賀曰：「渠魁授首矣，何內應之有？」武宗南巡，浙中備供帳甚急，布政使徐蕃命崙筮，得同人之離。蕃曰：「同人，親也，離應南面，駕其來矣。」崙曰：「不然，卦體屬乾，西北其位，茲應返也。主上至尊，人安得同之？」爻曰：「號咷後笑，兆之矣，其在純乾之日乎？」悉如其言。

論曰：易占非妄，獨二瞽入徵，寅曰：「幽送不可不迎。」崙曰：「主上至尊，人安得同之？」語俱有關係，則人事之正，亦即天事矣乎？寅性抑邪扶正，生平語不及私，就招石亨，屢戒其持滿。天順初，賜範金「陰陽神靈」四字，筮錢十八。壽九十卒。